

上海书画院画师访谈录

海上生明月

乙未家清明後文吉羊筆



王悦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陈佩秋 教人看画，就是功德
张强辛 浓烟淡墨写精神

乐震文 经典与时代

韩 伍 氍毹丹青，古典情韵

龚继先 感悟写意精神

唐逸览 大石嫡传，德艺双馨

程多多 传承发扬「程家样」

徐建融 东海长风，经典常青

黄阿忠 东韵西语，丹青美梦

顾潜馨 梅景再传，翰墨悠香

朱新龙 烟雨供养，笔墨精华

钟基明 中国画是一种修炼

孙 扬 江南画派赋新篇

张 弛 心中的山水

万 芾 安静是一种气质

丁一鸣 有意无意之间

苏小松 新古典主义的时代性格

陆春涛 水墨艺术的当代性

陈 康 一片青绿一片情

刘 亨 摹古求发展新颜

邵仄炯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顾 炫 闲云淡荷

上海书画院画师访谈录

海上生明月

乙未家清明後文吉羊權筆
仲夏夜書



王悦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上生明月 : 上海书画院画师访谈录 / 王悦阳著 .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2015.8

ISBN 978-7-5535-0419-3

I . ①海… II . ①王… III . ①美术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5578 号

出 品 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金 嵘

整体设计 金 嵘

责任监印 陈 平 刘 学

书 名 海上生明月——上海书画院画师访谈录

封面题字 陈佩秋

策 划 上海书画院、新民周刊社

作 者 王悦阳

摄 影 吴轶君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192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419-3 / J.132

定 价 RMB 120.00 元

目次

004	陈佩秋：教人看画，就是功德
016	张强辛：浓烟淡墨写精神
026	乐震文：经典与时代
034	韩 伍：氍毹丹青，古典情韵
046	龚继先：感悟写意精神
056	唐逸览：大石嫡传，德艺双馨
064	程多多：传承发扬“程家样”
076	徐建融：东海长风，经典常青
086	黄阿忠：东韵西语，丹青美梦
096	顾潜馨：梅景再传，翰墨悠香
106	朱新龙：烟雨供养，笔墨精华
116	钟基明：中国画是一种修炼
124	孙 扬：江南画派赋新篇
132	张 弛：心中的山水
142	万 芾：安静是一种气质
150	丁一鸣：有意无意之间
160	苏小松：新古典主义的时代性格
168	陆春涛：水墨艺术的当代性
178	陈 康：一片青绿一片情
186	刘 亨：摹古求变展新颜
194	邵仄炯：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204	顾 炫：闲云淡荷

上海书画院画师访谈录

海上生明月

乙未家清明後文吉羊權筆

仲夏海書

王悦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目次

004	陈佩秋：教人看画，就是功德
016	张强辛：浓烟淡墨写精神
026	乐震文：经典与时代
034	韩 伍：氍毹丹青，古典情韵
046	龚继先：感悟写意精神
056	唐逸览：大石嫡传，德艺双馨
064	程多多：传承发扬“程家样”
076	徐建融：东海长风，经典常青
086	黄阿忠：东韵西语，丹青美梦
096	顾潜馨：梅景再传，翰墨悠香
106	朱新龙：烟雨供养，笔墨精华
116	钟基明：中国画是一种修炼
124	孙 扬：江南画派赋新篇
132	张 弛：心中的山水
142	万 芾：安静是一种气质
150	丁一鸣：有意无意之间
160	苏小松：新古典主义的时代性格
168	陆春涛：水墨艺术的当代性
178	陈 康：一片青绿一片情
186	刘 亨：摹古求变展新颜
194	邵仄炯：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204	顾 炫：闲云淡荷

陈佩秋：教人看画，就是功德



青山白云，杂花生树，老干新姿，健碧缤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海上丹青大家陈佩秋的绘画无疑都是独树一帜的，从重彩工笔，到泼墨写意，乃至逸笔草草，都别具风韵，表现出她是一位独特性格的画家。熟悉陈佩秋的人都知道，她早年曾以山水为起点，上世纪50年代后专攻花鸟，画风浓丽秀美，格调委婉含蓄。90年代开始她又着力探索细笔青绿山水，并大量吸收西画光、色的表现技巧，堪称别开生面。近一个甲子的艺术探索，耕耘收获，直至晚年，陈佩秋的青绿山水大多用彩墨写成，光华灿烂，大气天成，开创了彩墨结合的中国画新风。

也正因为此，在今天的上海画坛，92岁高龄的陈老成了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的一代大师。身为上海书画院院长的她，无论是出现在展览会上，还是研讨会中，抑或在京昆名家演出的剧场里，一头银发，身姿干练，儒雅大气，快人快语，耄耋之年依旧不改其纯真、直率的本性。在2014年底揭晓的“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中，陈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终



陈佩秋·《翠竹双禽图》

身成就奖”，喜讯传来，恰巧笔者在陈老家拜访，面对祝贺，老太太微微一笑：“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想到获得大奖。评委可能是看在我年岁那么大，还在书画领域里不停地探索、研究吧！我想，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就会把书画事业做下去。我希望自己能再多做几年。”

的确，虽然近年来陈老年事已高，可身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一点也没有减轻。不仅有着大量的书画创作任务，还招收了为数众多的学生，意欲将中国画文脉代代相传。就在2014年底成功召开的APEC会议上，20个经济体成员的领导人，都收到东道主中国发来的一张请柬，而这张米黄缎面、云锦图案的请柬，正面以行楷体书写的“请柬”二字，就是出自陈老之手。还有整个会场中悬挂的古色古香的中国式骨瓷宫灯，选用的也正是陈老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描绘在摇曳的竹叶中穿梭的小鸟；另一幅则是非常具有陈老典型风格的重彩青绿山水。那是92岁高龄的陈老，用了整整五天五夜时间潜心完成的精品佳作。

如今，陈佩秋寓居西郊一所花木扶疏、清幽雅致的小区中，每天依旧笔耕不辍，尽管去年开始有点痛风，手腕关节疼痛，画画受了一点影响，但她依旧把大量的时间都投身在书法创作与古画鉴定之中，常常凌晨时分仍举着放大镜在宋元名家的画册上忘我地做着批注。人生至此，除了心爱的书画艺术，陈佩秋早已无欲无求，因此，她的生活饮食严格克制，茹素，打拳，写字，每天也雷打不动地吃上一些坚果，日子过得充实而满足。

高花枝头晚始开，香在琼楼最顶层。大器晚成的陈佩秋以其对艺术的执着、坚持与不懈探索，迎来了人生一座座高峰的到来。可名利于她，早如过眼烟云，宠辱不惊。她的心中，只有唯一的最爱——传统书画艺术。

临古求精

王悦阳：祝贺陈老喜获大奖。尽管您已93岁高龄，但至今身随笔健，精力充沛，令人感佩。最近您动笔画画的时间多么？

陈佩秋：说实话，很少。我天天在家里坐着，尽量谢绝一些社会活动，可是事情照样忙不过来。每天不断有客人来拜访，不少是来求我看画的。我有规矩，替人看画，一分钱也不收。而且好坏真伪，我都会一一告诉你，毫无保留。因此找我看画的人特别多。这也影响了画画的时间，很难静下心来。另外就是有点痛风，所以写字的时间相对多一点。

王悦阳：您是河南南阳人，青少年时期却是在昆明度过的。因此您对那里非常有感情，至今每年酷暑您还是会去昆明避暑、作画、会见亲友，是不是相对在那里能够拥有多一点的创作时间？

陈佩秋：前几年去时都是如此，现在也不行，朋友们都知道我会去昆明避暑，因此找我的人还是很多，没办法，呵呵。说起昆明，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那时候并不喜欢画画，我自小数理化成绩很好，因此志愿是学理工科。我的哥哥是钢铁专家，从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比他好。但我的父亲比较封建，他说女孩学什么科技，学学经济，以后在银行做做会计就很好了。于是他就做主，给我改到西南联大经济系，但我不要读经济。

那时候，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不少画家都来昆明办画展。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昆明，云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经常去看画展，看得多了，就渐渐认识了他们，有一次黄君璧先生问我：“你那么喜欢绘画，为什么不来考国立艺专？”我想想有道理，于是就去重庆考国立艺专。那一年我22岁，一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这样开始了和绘画的缘分，一直到今天。

王悦阳：据说您在求学时恰逢“新制”，三年就能毕业。可是您放弃了，主动要求再学几年。

陈佩秋：当年国立艺专可谓名家如云。当时潘天寿、郑午昌、黄宾虹等大师，都做过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抗战胜利后，我随学校回到杭州，前前后后一共读了七年，本来我读三年就可以毕业，但郑午昌先生劝我：“三年太短，你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有道理，就主动要求延长学期，于是在学校呆了七年，七年里面的重点我大都是临画、写生。



陈佩秋·《秋实鸣禽》

王悦阳：我知道当时在临摹这件事上，不少老师、同学与您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对于您不断临摹古画，尤其是宋画的这件事情并不理解。比如黄宾虹先生，他看您临摹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匠人画的画”。

陈佩秋：的确。我学画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临摹、写生。好像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记得当时恩师郑午昌先生带来许多明清画作的印刷品和照片让我临摹。清六家、明四家，能找到图册的我都临。山水我是由下往上临，从清、明、元一直上溯两宋，几乎每个朝代都临过。花鸟则是由上往下，主要是宋人，因为那是高峰，元代的也临了一些，明清的就衰落了，很少临摹。这七年里，

我前后大概共临摹了近百幅作品。当时高年级班的同学都创作两三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嘲笑我，这个人没本事，高年级了仍是整天临画。但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好的，我就临，我又不要急着自己做什么创作，我觉得哪些东西挺好的，就去临，一直临了很多年。后来毕业以后到上海，到了文管会以后，包括后来进上海中国画院后还在临，基本是一看见好东西就要临。

王悦阳：翻看您的画册，早年大量的临古作品，体现了您在艺术上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当时的印刷条件并不好，可是您的临摹却一丝不苟，几能乱真，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

陈佩秋：这幅就是临摹赵干的《江行初雪图》，是我第三次临了。第一次我临的全卷，1946年学校从重庆搬到杭州，我在图书馆里看见的，铜版印刷很小一幅，不知道具体尺寸，就给它放大，用的四川皮纸。第二次是50年代初期，我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印的珂罗版，比铜版的大，我就照原大临了一本，用的日本的绢。我在临这卷时，谢稚柳说他曾见过原作，是有颜色的，现在看来他当时恐怕没见过，是大千先生看见的。但老头子那时说有画上有颜色，还有白粉点的雪。我就照他说的画了。



陈佩秋·《荷萌纳凉》

那时候这卷东西给徐伯清看到，他要临，就借给他了。我上面没写款。后来问他，说“文革”里抄家抄掉了。现在这卷画写了个谢稚柳的款，去年拍卖行拿来叫我加款我不加，前面还多了王季迁题的字。这幅是第三次临，大约在1960年前后，是临的一个局部。

还有这幅《山稠隘石泉》，也是临的宋画，也画了两次，一个册页，一个手卷，钱瘦铁先生也曾借去临过。我当时是买的宋人手卷的玻璃底片，分两段，后面一段还有芦花、大雁、远山，但我没临。可能那时买的玻璃底片不全，所以我就就临了一个局部，但我觉得这个局部好。钱先生也觉得这个画法很特别，淡淡的没骨法，再加一点点皴笔。我第二次临就画全了，还加了颜色。另外，钱瘦铁先生还有一幅宋代李嵩的《花篮图》，有款的。我看到就借到家里临摹了一幅。后来张葱玉先生在我家看到了，觉得很好，立马就替北京故宫博物院买下了，100块。那阵子葱玉先生经常来上海，他，老头和韩慎先，三个人是最早的书画鉴定小组成员，那时候启功、徐邦达还没有参加呢。

写生创新

王悦阳：新中国成立后，您从国立艺专毕业，与谢稚柳先生一起定居上海，谢先生进博物馆工作，您先是在上海市文管会工作，5年后又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与程十发、刘旦宅等人一起，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批画家，也足见画坛对您艺术的肯定。

陈佩秋：讲到画院成立，那个波折可大了。一解放，全国只有两个



陈佩秋·《荷花鸳鸯》



陈佩秋·《兰花》

画院是公立的，上海有画院，北京有画院，全中国只有这两个城市有职业画家。建国后有了画院，所有的画师都养起来的，成立一年的时候，规划不得了，要弄多少亩地，还要养鸳鸯，养水鸟，画室又有什么东西……结果后来就“反右”了，马上被批评，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你还要走封建道路？你们要去搞旧社会的象牙塔？最后国务院说两个画院给地方管，所有的待遇撤销，画师无论年纪、资历，一律就只拿车马费，一个月等于给你生活费，发80块钱。那时谢稚柳在文管会，每月工资是180元。50年代我主要就是靠画工笔花鸟年画的稿费。画年画要符合老百姓的审美情趣，画得满满的，色彩夸张，喜气洋洋，印好几万张，全国发行。光版税就有五六百元，在当时算相当不错的。

王悦阳：曾经轰动一时的“檀香扇事件”您也参与的吧？

陈佩秋：哎呦，画檀香扇那是苦的不得了。那时公有制了，画家没有卖画了，没办法，你要吃饭就要画。当时画一把没多少钱，可一旦画坏了还要赔一把。江寒汀、钱瘦铁等老画家都画。后来大鸣大放的时候，画家就提意见，就为了这个事情，好几个人被打成右派。吴湖帆的学生张守成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他讲了句玩笑话：“画画锡箔钱，赔赔棺材钱。画得多累死，画得少饿死。”发了牢骚，于是就被打成右派了。

王悦阳：您与谢老当时的境遇并不好，特别是谢老，据说还受到了一些打击。

陈佩秋：老头一开始就在文管会得罪了管人事的一个老太婆，是个山东人。当时没人敢得罪她，谢稚柳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和她拍了台

子。后来这个人就搞了“打老虎”运动，其实文管会里根本没有贪污犯的，哪里来“大老虎”？莫名其妙最后说“大老虎”是谢稚柳。其实当时买画是要好多人一起决定的。但她存心要抓小辫子。说谢稚柳以赝品充好画，卖给国家。那时候市面上石涛八大的画少，但老头有，文管会的主任委员就对老头说：“大家一样买，就卖给我们吧。”于是就拿去了，便宜的很，一百几十块钱一张，两张三百来块。后来就说这两幅是假画。这怎么说得清呢？最后退赔。那幅八大的画实在好，原来是张大千的旧藏，退赔一百五十块钱，唐云看中了，钱就由唐云赔出来，画就给了他。

当时老头子被关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天天帮那些古画写签条、做卡片。后来陈毅市长来了，了解了情况之后说这样不可以的，这才救了老头。你想想，老头吃过这个苦头，“大鸣大放”时候当然就会说了。还是徐平羽好，保了老头过关，他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吴湖帆、言慧珠都是他保下的，才没有戴右派帽子。其实他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我们就是好朋友，他喜欢画，我们也给他画了不少画。他有一次去杭州看黄宾虹，就纳闷，说：“黄老是白内障，看不清才画那么黑，他又不是存心要那么黑。现在怎么搞的，反而觉得画得黑就是好的了？”哈哈。

王悦阳：1956年，您以一幅工笔画《天目山杜鹃》参加上海青年美展，获得一等奖，后来此画又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荣获了二等奖，声誉鹊起。这幅作品是专门为美展而创作的么？

陈佩秋：不是，就是写生的嘛。那幅是我去天目山写生得来的稿子。画的是山杜鹃，加了个鸟。山杜鹃是大叶子，花也大，和我们家里看到的不一样。我觉得很特别，就画了写生，回来创作了这幅画。以前我在学校里一直画山水，进了画院，江寒汀先生对我说，上海喜欢花鸟的人多，你看，任伯年、吴昌硕都是画花鸟的，所以你还是到花鸟组好，还可以经常出去写生。我就听了江先生的话。那一阵子我常和叶露渊、江寒汀一起到龙华苗圃，也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去写生。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也很多，特别是春天去看兰花，画了很多写生。

王悦阳：的确，除了临摹，写生同样是您十分重视的一个环节。在您一个甲子的创作历程中，光写生簿就有积累了好几十本，分门别类，品种齐全，从一朵花、一片叶，到禽鸟、鱼虫，山水的四时变换，无不一一入您笔端。直至今日，您在作画时，仍然会翻看当年的写生稿以寻找灵感，捕捉生气。

陈佩秋：是的。所谓的写生，就是谢赫“六法”里说的“应物象形”。西方就是叫基本练习，也叫写生。我们的“应物象形”最好了，四个字包含很多意思。宋画最好的山水画、花鸟画，都是写生的，所以我临画的时候，我同时也写生。以前在学校里，我在西湖边上写生，画攀藤蔷薇，花爬在那个墙上一直可以爬到屋顶那么长的，我就弄三卷纸，就是卷起来，从下面画起来，慢慢画到高处，这个方法很笨的。后来到了画院，外出写生怎么带毛笔呢，我就拿一支毛笔，上面切掉，装在一个铁皮香烟盒子里，我有两管眼药水瓶子，塑料的，我就一管子吸墨，一管子吸水，弄了两个瓶盖做小碟子，一个是稍大的，画时挤一点水在上面，写生时舔笔用；一个是小的，画时挤一点墨供写生时用，正好装一个香烟盒。

王悦阳：翻看您的写生簿，几乎每一样刻画对象都能在您的作品中找到对应关系。甚至在今年酷暑，您依旧不顾高龄，亲自在昆明大观楼前为一池荷花写照，真令人感动。

陈佩秋：早年在学校学画，总是临摹古人的东西，为的是认识一些规范的、优秀的传统。短短的几年，我只能学些粗浅的绘画理论、造型基础知识，谈不上创作成绩。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不受时间和课程的限制，便慢慢地学。慢学能分别哪些画是易学的、简练的，哪些画是难度较高的、复杂的。易学的画易于上手，难学的画，一时不易学成。

日积月累地慢慢学习，就能默写和分别一些熟悉的花鸟，以及它们的形态、结构和颜色。由于记忆的有限，记不清时，反复翻阅写生稿本，它帮我记下了自己要记的东西，并提醒自己可以更换不同的题材。从前人的原作和画册中，我学习和区别了哪些前人的花鸟技法可以吸收和继承。譬如一叶细小的松针，它的形体，各个代表作家皆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仅是其中细小的万一；但仅此万一，便能提醒我应当如何细致地去体察生活。此外，凡我未有直接生活的，皆可由其中间提取，它可省去自己时间和条件的不达。

反观现在一些画家，过于依赖现代设备，喜欢用照相机和手机先把景物拍下来，看什么都匆匆忙忙。对画家而言，深入生活如果仅仅是浮光掠影，那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对实景写生。身边的一草一木，皆可入画，只要你有这个心思和毅力。

大器晚成

王悦阳：就在您对于绘画艺术走向精进纯熟时，“文革”的到来耽误了您整整十年。

陈佩秋：“文革”开始，红卫兵抄了我们家所有的画，老头和我收藏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画，甚至砚台、笔、墨，都被抄走，整整抄了两次，文管会一次，画院一次。甚至连我们家的呢子衣服也被抄走。“文革”结束，被抄走的我和老头的画总共 130 多幅，都卖给了朵云轩，给了我们一万三千块钱。后来这批画都卖到香港去了，回归那年还开了展览出了画册。

王悦阳：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何时？

陈佩秋：重新画画大概是 1973 年的时候，画院又开始叫我们去写生了，因为尼克松要来了，周总理关照，宾馆要有布置画。我们就到新安江去写生，回到锦江饭店去画布置画。我记得那时和周炼霞一个房间。

王悦阳：提起为宾馆画布置画，“文革”结束后，您与谢老一起进京，为北京各大宾馆、使馆等画了一大批精到的作品。这在当时看来是极高的礼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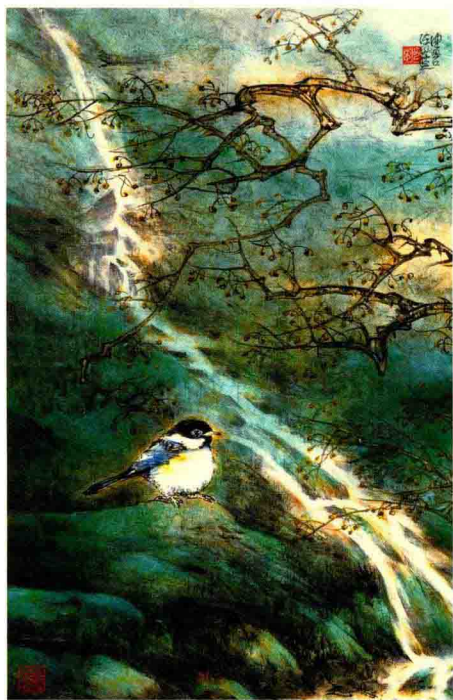
陈佩秋：画布置画是从 1977 年一直到 1983 年。一开始北京美协请我们去北京饭店画布置画。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是很有名的饭店，但当时我们的日子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好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想想那时候和现在不好比。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接待的规格很高，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常常携夫人来看我们，还有谷牧等等。我们第一年在北京，有一次有关方面问我们，上海山水画家哪个最好，我和老头就说，画山水最好的就是陆俨少先生。第二年我们去外交部画画时，就有陆先生了。

王悦阳：当时除了北京饭店，还去哪里作画了？

陈佩秋：后来是外交部邀请我们的，去为钓鱼台国宾馆，还有各大使领馆画画。钓鱼台是国宾馆，招待得还不错。记得最后一次去是进中南海画画，为紫光阁和武英殿画布置画。紫光阁是小平同志接待外宾的地方，要最好的布置。所以我们画得很认真。当时北京中央美院的几位画家也调来画，何海霞、俞致贞等等，我们那时是画大屏风，春夏秋冬，我和老头子画春天那幅。那时候都是画花鸟居多，记得程十发也画，一幅金丝竹，很大的，印象很深。



陈佩秋·《书壮暮翁诗》



陈佩秋·《鸟鸣春涧》

王悦阳：在北京时，您与谢老与习仲勋同志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习老调任广东，又多次邀请您们夫妇去广州作画。

陈佩秋：那阵子我们每年冬天就去广州过。住在南湖宾馆，那是他们省委的大院，我们就住在那里画画，印象里有个小放映厅。那时我们晚上就去看，全是香港片，我们以前没看过，很新奇。记得刘旦宅夫妇、我们夫妇、陆俨少夫妇都去了。但当时物质条件也并不好，一桌吃饭八个人，四菜一汤，几乎荤菜都看不见。哪四个菜？我告诉你，说起来也算两荤两素，素菜不说了，荤的一个是蚂蚁上树，一大堆粉丝，上头只有一点点肉沫，还是肥的多。还有一个豉汁排骨，下面铺的都是菜，上面一点点排骨，都像你们板刷头剪过的那样，哈哈。我生日是靠近阴历年的，那天一个年轻人陪我进城，去吃了碗馄饨就算过生日了。

王悦阳：改革开放后，不仅使您的生活得到改善，也获得了多次外出交流访问的机会，大开眼界。旅居美国的那几年，您大量研究西方绘画，特别是印象派绘画的艺术特色，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借鉴，丰富了中国画的用色技法，也使得您的画风为之一变。

陈佩秋：50年代以来，我主要是画鸟。在自然博物馆画花鸟标本，